

“这儿真不错 一切都那么冰冷 所有的岩石 石楠花 还有风 还有岛屿那头无边的大海”
——《有人将至》，挪威戏剧家 约恩·福瑟



在山与海之间 2017年挪威海岸线当代艺术节

文 | 王凯梅

一条慢船

在挪威，海达路德游轮(Hurtigruten)是峡湾旅行的代名词。这一历史悠久的游轮公司曾经是挪威皇家邮政局的信使船，100多年前它是挪威西海岸崇山峻岭间的村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如今的海达路德游轮从北冰洋的门户希尔克内斯(Kirkenes)出发，沿峡湾一路南行抵达历史名城卑尔根，途中跨越北极圈，用7

天的缓慢节奏完成一程旅行。2011年这条航行在世界著名的峡湾风景中的慢船的旅行被挪威电视台拍摄成《海达路德游轮的每一分钟》，134个小时的游轮生活在每天晚间电视的黄金时

间向观众直播。电视观众跟随分布在轮船上不同位置的摄像机镜头，体验峡湾风光，同时，数百名游客在船上所有公共区域的活动也被暴露在电视观众眼前。这场集绝美风景与普通游客的直播剧，结合了两种在现代生活中被忽视的观看：对普通人生活细节的窥视和对大自然风景的凝视，用时间和日常造就了挪威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纪录，“慢电视”的风尚也由此兴起。

慢电视在挪威的流行可以看作现代社会里快节奏的都市人对抗生活压力的心

“我想把你带到 一条开往中国的慢船 只有你我在一条船上”
——《开往中国的慢船》歌词



海达路德游轮峡湾山妖号船

理治疗：一条慢船、一路风景和一群命运被一次旅行牵挂在一起的人……现代生活方式中的几种匮乏：自然、时间、人际交流都被浓缩在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狭小空间内。正是这种现实生活中对时间和交流的渴求促使了挪威策展人Tanja Sæter联合Helga-Marie Nordby做出在海达路德游轮上举办一个当代艺术节的想法。2017年9月她们共同创造了“海岸线当代艺术节”(Coast Contemporary)，在4天3夜中将一艘船和它代表的生活方式转化成一个讨论艺术、展示艺术和艺术发生的现场。作为挪威驻上海总领馆的特约嘉宾，笔者有幸成为这次不同寻常的艺术节的亲历者。去挪威的时候，北欧正沉浸在深秋的辉煌色彩中，跟随着海达路德游轮的“峡湾山妖号”(MS Trollfjord)走过的大山，看过的落日，神秘的极光和一路看到的艺术都深留在记忆中；提笔记录这次旅行的时候，遥远的北欧正沉浸在等待圣诞节的祥和气氛中，这次在海达路德游轮每一分钟的艺术旅行在缓慢安静的回忆中构成我对挪威艺术生态的认知。

来到萨米大地

飞越半个地球，我们首先抵达的是位于北极圈里的挪威第三大城市特罗姆瑟，来到这里的萨米文化研究所。北极圈以北的广大地区是北极先民萨米人起源和聚居的地方，统称为“萨米地区”(Sápmi)。在北欧历史上，瑞典和挪威都以主权国的地位对萨米人进行过殖民，萨米人追求民族独立性的诉求也正源于此。在萨米人的民间传说中充满了塑造民族身份的口头文学，这样的故事通过萨米民族中掌握着族人日常生活的妇女用近乎结绳记事的原始方法记录下来，在萨米艺术家那里，编织、缝纫就如同传统的吟唱一样本身就是他们的生活和艺术。在特罗姆瑟的萨米文化研究所内我们看到了卡塞尔文献展参展艺术家、现年67岁的萨米女艺术家Britta Marakatt-Labba用刺绣和缝纫完成的24米长的壁挂，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画面叙述的正是艺术家个人的童年记忆以及萨米民族在追求民族独立中的记事，日常生活的情景与神灵交流的仪式都出现在画面上。

“这是我的土地，我的国家
我的湖泊河流，我的大山森林
我们一直在这儿
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
——萨米歌手Sofia Jannok

面对多元化的世界文化和极端主义越来越盛行的世界政治，201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以包容性和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的反思，将包括萨米人在内的世界少数民族艺术家团体纳入卡塞尔文献展，这是一贯持有话语权的西方主流文化给长期被忽略的少数



萨米女艺术家Britta Marakatt-Labba用刺绣和缝纫完成的壁挂局部

族群一个向世界宣讲的机会，只是这个机会来得如此之晚是值得反思的。2017年可以看作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觉醒的一年，萨米文化热在世界许多地方展开，包括在中国已经举行三届的“极光光影”电影节带来了国际电影节获奖影片《萨米之血》，影片讲述半个多世纪前在瑞典政府对萨米人种族歧视和文化殖民的背景下，一个为抗争瑞典人欺凌的萨米女孩在偏见中成长的个人故事，是新一代的年轻萨米导演用电影对自己文化历史的反思。影片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观众中引起共鸣，正是在人类共通的对弱势群体欺凌的行为中，许多人都看到了类似的歧视和偏见在自己身上和周边发生过的影子。

我品尝未来——Lofoten国际艺术节

黄昏时分，我们从特罗姆瑟乘坐着螺旋桨飞机向着海岸线当代艺术节开启的地方，挪威西部的群岛Lofoten的首府Svolvær出发。飞行在宏伟壮观的北方大山之上，舷窗下面的山和海仿佛触手可及，这片山海是北欧神话中诸神诞生的地方，是维京海盗的船探险世界走过的地方，而想到再过几个月，这满眼燃烧的秋景就要被漫长的黑夜掩盖，直到来年开春太阳才会重新回到北方，如此的自然是对人性的何等考验？而作为激发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来源，在这仿佛是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这片纯净山水又把怎样的情愁托付到艺术之中呢？

“比真人更像真人，这是我们的宗旨”
——电影《银翼杀手》台词

Lofoten国际艺术节自1991年起举办，是挪威最受国际瞩目的艺术活动，2017年的艺术节从科幻小说出发，以“我品尝未来”为题，让我们在这个远离世界艺术中心的北大西洋海岛上，想象人类未来的另一种可能。作为海岸线当代艺术节的首站，汽车把我们带到Lofoten群岛上一个有着150年历史的小渔村Henningsvær，整个9月份，这个只有450名常住人口的渔村被转变成艺术创作的发生地，电影、表演、绘画、文献……构成这个充满野心的遥远渔村里的当代艺术介入。刚刚走进渔村，我们就被

立陶宛艺术家Egle Budvytyte带入一个身体与自然相互抗争与融合的表演现场，三位穿着金色反光质地服装的演员从渔村的街道一路匍匐爬行到海边岩石处，身体和动作表达出一种无助的人类意欲抵达的彼岸的欲望，山海之间这道青春的身体构成的风景线在刺骨的海风吹拂下充满着令人敬畏的仪式感，世界尽头的洪荒宇宙与未来的穿越感同时交汇于此处伫立在山与海之间的静默的人体造型上，我似乎已经嗅到了未来的滋味。

但现实来得比未来更及时准确，来自挪威的萨米艺术家Silje Figenschou Thoresen 从大量关于萨米民族考古和近代政治决策的文献中，提取出萨米民族与这片土地悠久关系的历史证据。在大量文献中看到刊登着“挪威发现北海石油”的1969年圣诞节时的挪威日报头版，从此一个北欧贫穷的渔业国一举变成进入世界首富行列的石油生产国。Lofoten位于世界尽头的北极圈以北的地区，在被科学家称为“观察气候变化的最前排座位”可以看得见的冰川融化，海底石油开发的扩张和便捷国际贸易的北极航道的议题，都在迫使萨米人传统的畜牧业的萎缩，未来的滋味有点苦涩。

在异托邦盛行的艺术格局里人类还有希望吗？跟着道路上的蓝色石头的路标我们来到一片人工草坪的足球场，这里，来自日本、现居挪威的艺术家Kaisuke Kosugi的声音装置终于给密封的人类末日之歌戳开了一个换气口。戴上耳机，跟着Kosugi的指令在足球场上漫步，在这空旷的山海之间，人与人的距离被拉得更远。Kosugi讲的东方玄学色彩的生死故事甚是离奇，异乡人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词不达意的尴尬遭遇也滑稽可笑。足球场外，岩石上开满了红色的



上 Egle Budvytyte 作品表演现场
下 岛上蓝色的石头是展览路标

荆棘果，渔民们晾晒鳕鱼的木架把我们带回到小岛上的现实。Donna Haraway在她著名的赛博格宣言中说“科学幻想与社会现实的界线是一道光学幻影。”北极秋天的夕阳下，这道幻影映照出艺术为我们的未来表达出的忧患意识。

4天3夜的艺术之旅

返回Svolvær的时候，海达路德游轮公司的峡湾山妖号船（MS Trollfjord）已经在岸边等候我们，一条慢船上的艺术之旅可以开始了。被Lofoten岛上的海风吹得发丝乱飘的一群艺术观察者们，现在可以体面地坐在船上的餐厅，享用着挪威三文鱼，聊聊一路品味到的未来的滋味。在船上有限的空间里，交流和表达都无法突破地理空间的局限性，但就像船上的会议室的名字Vallahall——北欧神话中维京人的天堂这一暗喻一样，任何时候只要将目光投向船外，大海和苍山就接连不断地拥抱着我们。人与自然相看两不厌的心情构成北欧艺术最具特色的核心。

海岸线当代艺术节的目的是为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专业人士提供一个交流的机会和一个认识挪威当代艺术的场所，创办人Sæter认为，挪威当代艺术中有很多优秀作品和艺术家，但他们需要被更多人了解到。船上的节目安排得很满，每天上午的会议室内都有来自挪威政府文化机构的负责人、美术馆馆长、策展人、艺术家经营的独立空间代表向大家介绍各自的

“请各位旅客注意，
现在船上有一只山妖被困在三楼
到四楼之间的电梯里。”
——峡湾山妖号船长



左 Hanna Fauske的作品De Fede Svin把船舱改变成疯狂嗜肉的虚拟人物Erik Elk的起居室
右 Tori Wrånes的山妖被困在电梯里

工作。这里人们谈得更多的是艺术与生活现实的结合，艺术传播与地方社团的结合，除了来自卡塞尔文献展的策展助理之一的Paul B. Preciado，借机向大家吐槽了一番文献展超预算背后的委屈外，挪威艺术界人士普遍认同的一点就是艺术不能被市场绑架。挪威的当代艺术生态主要以政府资助的非营利机构和艺术家自营的艺术空间为主体，海岸线当代艺术节就是挪威文化部政府支持的项目。挪威法律规定每年要把属于艺术协会的艺术作品销售总额的5%，以国家资助的方式返还给艺术家，这种艺术家工资形式的资助制度是非常独特的北欧特色。

每天下午，艺术家的船舱转变成个人项目的展览空间，由艺术家自营空间RAKE推出的Hanna Fauske的作品De Fede Svin把船舱改变成一个疯狂嗜肉的虚拟人物Erik Elk的起居室。舱门敞开欢迎来过的人随意闯入，留在桌子上的香肠，挂在洗手间里的猪肉和船舱电视机里正在放映的Erik喜欢的烹调节目…一个不曾谋面的人在一个兼容了私密与公开的空间中与我们熟悉起来；Tori Wrånes是在国际艺术界受关注的挪威艺术家，她以行为表演和声音将自己塑造成她的另外一个艺术身份：一个迷失在现代文明中的北欧童话中的山妖。她为自己的艺术身

份创造了特别的服装、面具，甚至发明了山妖语言。大自然是山妖的栖息地，Tori的表演常以大自然为背景，像童话中的山妖一样在山石树杈间跳跃。我们乘坐的“峡湾山妖号”（MS Trollfjord）尽管与Tori的山妖同名，但显然他们还是彼此没有认同，Tori扮演的山妖被困在船上的电梯里，惊慌无助地看着电梯外围观的人群。此时，广播里传出船长严肃的通知：“请各位旅客注意，有一只山妖被困在三楼到四楼之间的电梯里”。因此，“峡湾山妖号”（MS Trollfjord）的普通游客得以分享融入他们旅行中的艺术行为，而大多数游客好像也是很自然地

融入Tori的表演中，有人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试图和Tori扮演的山妖交流，而“山妖”只是表情惶恐地用她自己的语言回答热心的旅客。在北欧的纯真世界里，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愿意在童话的世界里多停留一会儿，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挪威的当代艺术没有高冷而总带着一种质朴的热情，即自然的表达。

往北，从顶峰你能看到无边的松林地毯
云影在那里
不动
不，在飞
——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开放与关闭的空间》

漫长的旅途带给我的直接体会就是时间的充裕，我曾驻足甲板，看着太阳在我的眼中一点点变成落日，最后消失在海的另一头，与天海共享夕阳落日的经历令我感到幸福的含义。习惯了平日埋头看手机，与万里之外的网络世界里的人做间歇性地交流，而在船上的局限空间里我们总是需要与迎面走来的同事发生面对面的交流。一条慢船上的生活也充满了旅游的欣喜，“山妖峡湾号”甲板上的露天温泉浴里常常坐着仰望北极星空的艺术工作者们，各种艺术话题不断地在会议

室、船舱、酒吧、餐桌上持续进行。在这个一切都在追求快的世界里，一条慢船延续着人类古老的出行方式，又成为最先锋的艺术表达的发生地。

半个世纪前挪威艺术家Anna-Eva Bergman曾经是这条航线上的一名游客，她在旅行日记中写道：“山仿佛变得透明，一切都不再坚不可摧，一切都变成一种向往，一种尚未被创造出来的可能性。”对于生活在这片净土上的挪威艺术家，北方的大山，峡湾的风景一直是他们创造艺术的灵感源泉。承袭着在美丽风景中漫游旅行的传统，2017年秋天挪威海岸线当代艺术节聚合了艺术家和各种艺术行业的参与者，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需要贡献的仅仅是我们的时间和交流，而我们的获得，回想在这次旅行中被解放出来的时间和亲身经历的艺术和交流，海达路德游轮船上的每一分钟都是弥足珍贵的。📍



Kaisuke Kosugi的声音装置邀请参与者在足球场上散步